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五

宋 滕珙 撰

濂溪二程類

論濂溪默契道體之妙

江州濂溪書院記

此段謂道未嘗亡惟托於人行於世故有絶續

明晦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

世者惟天所畀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
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
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
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
之亟也葢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
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
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
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承黙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

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已下但叙事更不復載

論濂溪程張之學

答汪尚書

此段專論程張契悟之奥

蒙諭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於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耳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也大

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黄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論濂字偏旁以為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碣銘全文為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為叙次而刋之恐却不難辨也舂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論周程邵氏之學

答汪尚書

此段謂二程從濂溪遊而康節亦其推尊者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為說從遊葢所尊敬而不為師弟子之辭故范内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某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於康節誠似太重欲改為與又似太輕不知別下何字為當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

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論明道是不違仁影子

荅范文叔

此段謂為己切實工夫非空言等所能助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孫危之迹為當世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絶口不敢為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然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為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為己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為仁由己亦何待他人之助耶况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仁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

之為實耶竊謂為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恕恭敬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為有以慰區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論二程所處不同

答劉子澄

此段謂明道伊川其道雖同造德各異

明道德性寛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凂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諭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

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橫渠龍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橫渠必不肯放過葢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之亦不放過也

論二程言性不同

答孫叔和 應時

此段謂其氣象各有極至處

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

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神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

論程子格物之說

答吳伯豐必大

此段謂程子蓋合大小而言以明是理之無不在

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合其大小而言之以明

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者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似太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為者而已

論程子得聖人之心

沈僩録

此段謂自孔子以後惟曽子子思孟子而已至

程子為得聖人之心

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而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十五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云云　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

論淵源錄說

答呂東萊

此段謂伊川氣象與明道不同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茍以濟事於一時也葢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説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

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

所記尹公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

論編次程子遺書

荅王欽之

此段謂窮理居敬之功當交相為助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為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為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為多求聞而不切已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遊騎無所歸之說亦為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為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内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

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

程門高弟類

論謝楊學力天資之異

答汪尚書癸未六月九日

此段論上蔡皆力行深造之所得龜山却是天資粹美

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

頗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葢世固有人聰明辯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源姑以語録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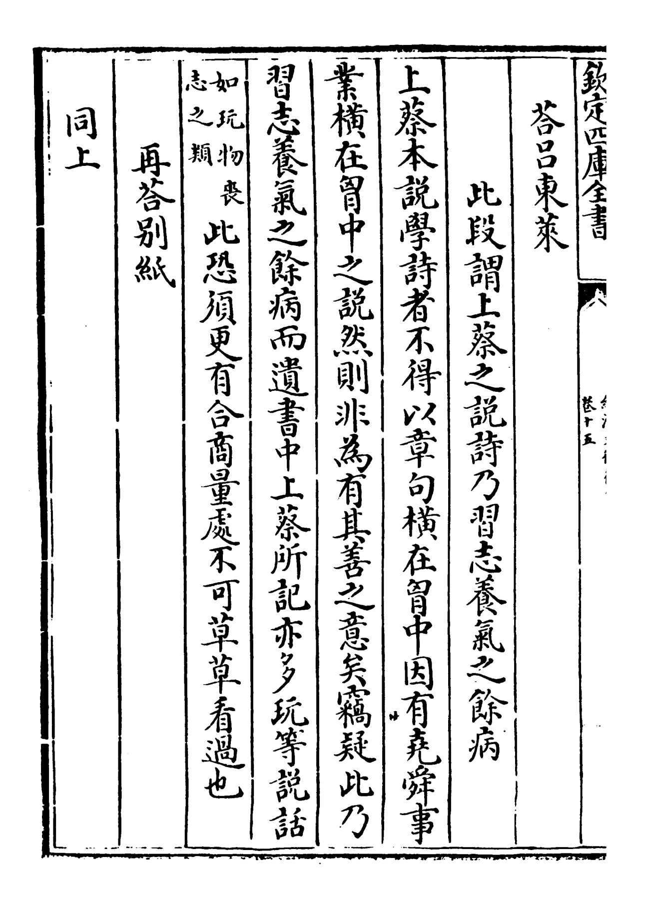
論劉李游楊學力所到

答劉子澄

此段謂四公所見自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

劉李游楊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專於仕宦奪志而然葢劉李未嘗不仕游楊非固狥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

論上蔡學詩之說



答呂東萊

此段謂上蔡之說詩乃習志養氣之餘病

上蔡本說學詩者不得以章句横在胷中因有堯舜事業横在胷中之說然則非為有其善之意矣竊疑此乃習志養氣之餘病而遺書中上蔡所記亦多玩等說話如玩物喪志之類此恐須更有合商量處不可草草看過也

再答別紙

同上

此段謂上蔡因明道之語矯枉過正

上蔡堯舜事業横在胸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横在胸中則世間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豈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葢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然無一毫所有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

風以為易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喻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

論譙天授未得為伊川門人

答汪尚書

此段謂以所著象學文字推之恐於程門亦未純師者

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某見胡劉二丈說親見譙公自

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為然至考其他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何事耶

論侯師正疎略之失

荅南軒

此段謂師正非但文字之疵

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輙為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别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御所傳語録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正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

說范公不為程門弟子之說

答吕伯恭

此段謂范公雖不純師程氏實尊仰取法

范公不為程門弟子下卷范公語中論之已詳此年譜所載時鮮于所録之本文耳然不削去門人二字者范公語中既引以為說則此不可削史固有變例也但來喻引范公日記以為伊川所為范公未必盡知若率先具素饌則應大與東坡忤何以能處程蘇之間而無違言乎此則恐於事理皆未盡也葢范公所記正叔獨奏

乞就寛凉處講讀而并及脩展邇英次第則固善之之辭而非有譏貶之意也但伊川已奏而事方施行則自不必更言而在范公之自處則亦或有不敢言者至於國忌齋筵葷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已之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為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為前郤也使其果欲依違兩間曲全交好則具素饌既忤東坡具肉食亦忤伊川若慮於彼而忽於此則亦非所以兩全矣況范公之意未必如此而他書所記亦云范醇

夫葷食素秦黄葷食肉則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畏東坡而每事狥從亦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言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趨向畧同至於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强不足不免乎兩狥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邪

正不同勢不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懐憎疾雖無素
隙之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既深而其氣象聲
勢不足畏者故雖有右袒之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驩
也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六

宋 滕珙 撰

中興諸臣類

論張趙相與始末

沈僩録

此段謂二公為秦檜所中

魏公初以何右丞㮚薦為太常簿趙忠簡公時為開封

府推官相得甚驩在圍城中朝夕講論濟時之策魏公先達力相汲引遂除司勲員外郎一向超擢反在魏公上嘗論天下人才魏公劇談秦檜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吾輩安所措手足耶魏公云且為國事計姑置吾人利害時趙公為左張公為右皆兼樞密院事忽報兀朮大舉深入朝廷震怖時劉光世將重兵屯合肥魏公親往視師因奏記曰此決非兀朮必劉豫遣其子姪麟猊來寇耳臣往年在關西數與兀朮戰熟其用兵利害今

觀此舉決非其人魏公遂下令督戰光世恐懼謀欲退師而南以與趙公平時有鄉曲雅故遂私有請於趙折彦質時知樞密院事復助之請遂徑自樞府行下文字令光世退師魏公聞之大怒下令曰敢有一人渡江即斬以狥光世聞之復駐軍如故此事雖謂之曲在趙公可也已而柘臯大捷虜騎退魏公既還絶口不言前功欲以安趙公與共國事也而二公門下士互相排詆魏公之門人至有作為詩賦以嘲趙公者趙公之迹不安

且有論之者遂去魏公獨相乃力薦會之為樞密使及鄜瓊叛于合淝吕安老死之魏公之迹亦不安懇辭求去高宗問誰可代御者魏公復薦趙公遂令魏公擬批召既出會之謂其必薦已就閤子語良久魏公言不及會之色漸變未幾中使傳宣促進所擬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付中使會之色變愈甚魏公遂上馬去及趙公再相會之反謂之曰張德遠直恁無廉耻弄得淮上事如此猶不知去及主上傳旨令宣召相公來方皇

恐上馬去趙公以為然後又數數讒間之趙公不能不信也又如光世之罷實當於酈瓊叛去豈可不舉能者乃復以淮西之軍付光世弄得都成私意初趙公極惡秦之為人不與通情及趙公為相秦為樞密每事惟趙公之命是聽久而趙公安之復深信之又薦之至與之並相並相之後復不敢專唯諾而已忽一日高宗怒唐暉趙公為之解檜察上意惡暉遂逡巡發一語曰如唐暉様人才也不難得又一日趙公奏恩平郡王乃建

王之弟建王乃恩平之兄建州不過一郡之地吳乃一大都會恐弟之封不宜壓兄檜奏曰也不較此因此二事高宗深眷之又力主和議趙公罷遂拜左相他言語不多只用一兩語那事都了趙公不知魏公之無他為檜所排得泉州是時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見因説及曩日之事趙公方知為檜所中相與太息而已

論張趙優劣之異

答沈僩

此段謂趙公縝密若擔當大事不如張公

某因言陳同父上書乞遷都建康曰黄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古之人君何嘗要安居今宫室臺榭妃嬪媵嬙之盛如此如何動得高宗本遷都建康了却是趙忠簡打疊歸來蓋初間敵人入寇羣臣勸高宗避之忠簡力勸高宗躬往撫師行至平江而止繼而淮上諸將相繼獻捷趙公得人望正在此時已而欲返臨安適張魏公來遂堅勸高宗往建康及淮師失律趙公荒窘遂急勸

高宗移歸臨安自此遂不能動矣看趙忠簡後來也無柰何其勢與敵人講和是時已遣王倫以二十事使敵約不稱臣以濁河為界此便是講和了後來秦檜力排趙公遂以不肯講和之罪歸之使萬世之下趙公得全其名者乃檜力也問張趙二公優劣曰若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才趙公又較縝密無疎失若論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公不如張公議論是張公雖是竭力擔當只是他才短慮事疎處多他盡其才力方照管得到若有些

不到處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敵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不若退避耳

論元城了翁之剛

同上

此段謂元城得中了翁後來太過

間嘗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

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心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忠言矣

論胡文定春秋

答薛士龍

此段謂看其文字便見間架規模不草草

胡文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便見此老胷中間架規模不草草也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

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也

論胡致堂人物之偉

萬人傑録

此段謂致堂可謂豪傑之士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可謂豪傑之士也

論東萊博雜處用功

與南軒書

此段言聖賢之言不可草草看過須仔細玩味

伯恭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仔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閵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謂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仔細玩味所以

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可不戒也耶渠又為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為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為然否近讀孟子至答公孫丑好辯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謂見得天理忒煞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處又如何强得也然聖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此

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以為如何

論陸氏學術之偏

荅孫敬甫

此段謂陸氏宗旨本自禪學中來

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頗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

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隐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于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有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折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為下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

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藏中見印本卻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亦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

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向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

論象山梭山之學

答南軒

此段謂二陸氣象最好但有盡廢講學之病

子壽兄弟氣象最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

者要其操履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論近世詭經誣聖之非

荅呂東萊

此段專論聖賢任道之力

持養斂藏之訓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詖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

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為異說而不甚以為非則如某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為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某亦何苦而譊譊若是耶設使顔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葢未免將顔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顔子者

幾於釋老之空寂矣某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為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

足然豈可以是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七

宋　滕珙　撰

六經類

論先儒經解之題

答詹帥體仁

此段謂解經不可以己之姓名加之經上

經題之說尤見精密不肯容易放過大抵此理何所不

在今人初不理會只見事體小可便謂無害而必以整理者為過當非獨此事為然也頃嘗見楊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儒經解之題例不敢以已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傳尚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經題在上姓氏在下此為得體鄙意舊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為然為换却婺學易傳籖子以此論之則今者所喻猶若有所未盡也

論秦漢諸儒解釋文義

荅南軒

此段以秦漢諸儒解經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但就分數多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與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廹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

論漢儒最善說經

此段謂漢儒說經訓詁經文不相離異使人易

見

答南軒壬辰十一月

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葢漢儒說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上架屋識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

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理看了只是意味深長也

論六經不可求奇

答李方子

此段謂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

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求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説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為切己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

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傳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外此那更有差異事

易類

論聖人作易本意

與南軒書壬辰十一月

此段謂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可

否

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辭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正

夫一而不繆於所云也以此意讀之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葢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强通而不覺其礙者也

論卦爻本為卜筮而作

答吕東萊

此段專一發明文王周公孔子本意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

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指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凡欲讀一卦一爻便知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不之决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

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于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

論學者看易之法

答黎季忱

此段謂學者當先看詩書禮樂方可看易

葢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大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葢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辭意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用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婚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

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可遽及此耶

論乾大有二卦

荅楊元範

此段皆發明二卦之旨

如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陽氣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為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榦堅强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為元循環無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又大明終始乃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

言之簡略却是語錄中有此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語卒不成文義也大有卦亨亨二字據說文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為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極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

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論乾卦四德之義

答趙子欽

此段謂聖人作易皆發明一理學者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

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

為四徳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葢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横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説終日馳騖於虛詞浮辯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

元亨利貞説

大全文

此段謂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而心者乃性

情之主也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亦謂此也

論聖人畫卦次第

答鄭仲禮

此段謂聖人畫卦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

象

示喻讀易之説甚善向見敬夫及吕伯恭皆令學者専

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葢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

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但

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某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於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是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考之復以見喻幸也

論大易奇扐之説

與郭仲晦

此段謂舊説過揲之數亦宜㑹

易説之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置於前以奇歸之也某竊謂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卦之間凡再扐則五歳之間凡再閏之象也又云三多三

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某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隅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員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二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

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冝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文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

之奇偶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録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或未究象數之本原也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扐共為三變而成一爻某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三變然然後成爻

論大易寂感之說

大全文

此段專一發明體用一源流行不息之義

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無思慮也無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

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葢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論易卦當朞之義

答程泰之大昌

此段以焦延壽之説為失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兊西坎北者為一説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為一説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説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兊坎二十四爻直四時

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説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為巳之辟坤不當為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為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説互相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

失也揚雄太元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坎兌者近世贏翰始正其誤至立踦贏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据其說以正焦氏之說也

論作卦次序之義

答柯國材

此段謂易道本因陰陽往來相易得名

所示易卦次序此未深究不敢輕爲之說但本圖自初爻而隂陽判左三十二卦共一陽右三十二卦共一隂次爻又一變而又交兊與艮交震與巽交而八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十四卦此次序甚明其所以爲易者似因隂陽往來相易而得名非専謂震巽四五相易而然也此理在天地間無時不然仰觀俯察暑往寒來莫非運用恐不待考諸圖象而後明也然古人制作之妙顯發乾坤造化之機有如此者是亦可樂而玩之耳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爲恨耳

論易兼指動静之義

答吳晦叔

此段謂易不可專指已發為言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為言是又以心為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

論易流行變動之體

答吳德夫

此段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藴

易之為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為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謂之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殊然静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

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藴盖得之矣

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説

大全文

此段謂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於王弼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顔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

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文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鄭康成之徒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頴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某按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王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晁氏所引以證王弼

分合經傳者然其言夫子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則孔氏亦初不見十二篇之易矣又在於彖及大象發之似亦有所未畫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

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

某按詩數云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晁氏於此

固不如呂氏之有据然呂氏於乾卦經傳之次第所以與他卦不同者則無説焉愚恐晁氏所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而卒大亂於一王弼者似亦未可盡廢也因竊記於此云云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七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八

宋　滕珙　撰

書類

論禹貢九江之說

答程泰之

此書謂諸說惟晁氏為可信而有未盡

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近得温陵印本披圖按說如

指諸掌此書之傳為有益於後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説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説以為洞庭巴陵者為可信葢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於滙也晁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葢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但無明

文可考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為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為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脉盡處若遂如晁氏之說以為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大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言之即為廬阜無疑葢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考之妄謂如此不審

參以他書其合否又如何

考定武成次序

大全文

此篇謂劉侍讀王荊公皆有改正次序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

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
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
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
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
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
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此下當有闕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

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右此篇簡編錯亂劉侍讀王荊公程先生皆有改正次序今以參考定讀如此大略皆集諸家之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定生魄在丁未庚戌後葢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告天地未祭祖宗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於郊廟大

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劉侍讀謂余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闕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先生徙恭天成命以下二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闕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葢此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詞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于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勑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

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論古今書文之疑

答孫季和

此段謂書文雜見先秦古記當玩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

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絀不能無可疑處只當玩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

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功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孔子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略相似所書孔臧不為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

論堯典述事之旨

語録

此段謂堯典之說皆為禪位設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論漢儒洪範五行傳

答方伯謨

此段謂漢儒洪範之說穿鑿

問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

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

論尚書贖刑之說

輔漢卿録

此段謂呂刑非先王之法

問贖刑所以寛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葢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

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

詩類

論詩序雅鄭之說

答呂東萊

此段論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

詩序之說不知後來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槩以風為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録取其善者以為法存其惡者以

為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

論樂為詩而作之義

答陳體仁

此段謂樂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以明陳說之失

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葢以虞書

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咏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于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于詩成于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

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時千百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已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

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

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誦以求之情性之中耳

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

之文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

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葢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二南

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

之辯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

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如何名南

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為樂聲之應而言盖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論詩人頌君之義

潘時舉録

此段謂詩頌君之福皆以得人為言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為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禄

者必歸于得人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禄與干禄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益人君所以致福禄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頷之

又按金去偽録先生云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絶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論先儒說詩之義

答范伯崇

此段謂蘇氏非删後無詩之説恐亦未當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説似可取而有病葢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删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某于集傳中引蘇氏之説而係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抵二蘇議論皆

失之大快無先儒敦實氣象不柰咀嚼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辯論非所敢也

論風雅升降之義

答沈莊仲

此段謂在鎬豐之時為二南在洛邑之時為黍離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删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

論柏舟詩解之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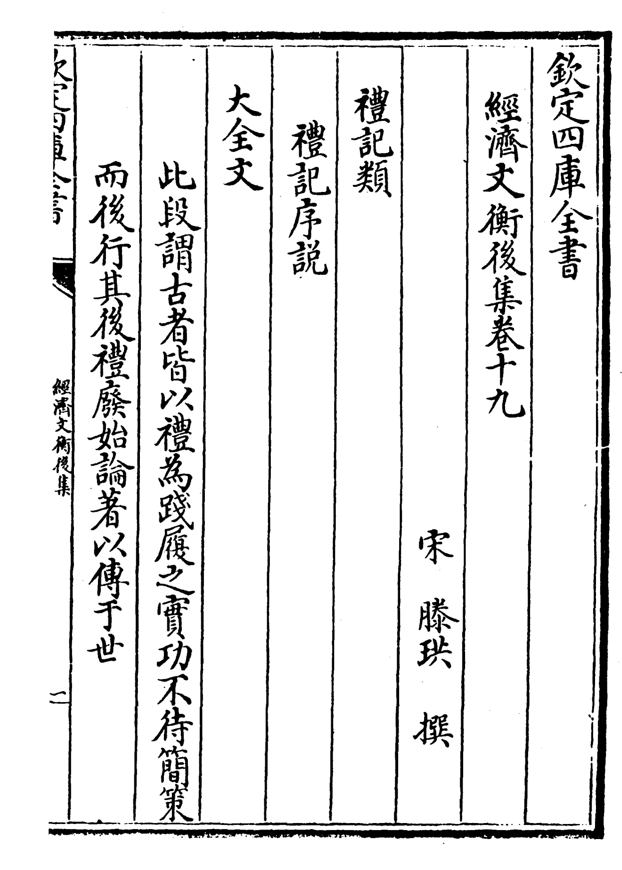
答陳器之

此段謂看詩須求大義

器之疑柏舟詩觧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辯賦比興之體先生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綠衣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静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于其君子之不得

於其父弟之不得于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八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九

宋 滕珙 撰

禮記類

禮記序說

大全文

此段謂古者皆以禮為踐履之實功不待簡策而後行其後禮廢始論著以傳于世

某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顔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葢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為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

論樂記動靜欲說

大全文

此段謂人性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情誘於外物而善惡於是乎分矣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

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
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
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
之節惟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
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
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
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狥則人欲熾盛
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

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彛終

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耻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論禮運五帝三代之說

答呂伯恭

此段謂記中以二帝三王為有二道分裂太甚似亦有病

禮運以五帝之世為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為小康之世亦略有此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為有二道此則有病耳胡公援引太深誠似未察也

周禮類

論周禮三德之說

大全文

此段謂周之教人三德三行不可偏廢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

為者也至徳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徳以為行本司馬温公以之孝徳以知逆惡則植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髙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徳則敏徳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徳而一于至則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徳則孝徳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徳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

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兼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所行之法而已葢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

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葢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恊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

然而已詳

論周禮冢官之職

答潘恭叔

此段謂冢宰兼領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之深意

周禮恐五峰之論太偏只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為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誤

甚矣胡氏大紀所論井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註疏之精密常恨不曾得見薛陳諸人不知其說又如何也

又按李方子録云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初學看

春秋類

論春秋正朔

與南軒書 已丑四月一日

此段謂古史皆不著時孔子作春秋然後以時

加正月之上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伊川劉質夫之意亦是如此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正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

論伊川春秋之傳

此段謂傳為按經為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

答韓無咎

別傳之真偽

和靖兩書昔嘗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絶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為無此說以傳為案經為斷為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已所聞者槩之之失也春

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說復何謂乎況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為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意也又門人所記有答黄聱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真偽者益見于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為案經為斷之意而豈三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靖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及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說盡

發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真偽得失之為善也况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録在人自著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録成書今未有以為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

論小國自貶其爵之義

答程可久迥

此段專以程言為最得春秋小國之情

春秋列曰拜貺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為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來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爾然其他尚有欲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奥立說雖易而貫通為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

可學否爾

論春秋先後之學

答魏元履

此段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若先看論語

則餘經可迎刃而解

欲為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為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

蓋自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離與

讀史傳摭故實無以異況如老兄心中本閙恐非所以

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爲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茍且閑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慤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虛度光陰也語錄中一兩段說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說亦見春秋之末易學也

論春秋講貫之旨

此段謂看春秋當隨事觀理反復涵泳方有意味

答黄仁卿東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胷次開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安排説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于自已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何益

於事耶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胷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陿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語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儀禮類

論刋弟子職女誡傳

答建守傅尚書

此段謂弟子職女誡皆當以温公雜儀附其後前日所禀弟子職温公襍儀謹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刋女誡本傳中有一序恐可并刋此印行紙内上數幅字數疎密須令作一樣寫乃佳仍乞早賜台㫖當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當以弟子職女誡各為一帙而皆以雜儀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此則當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輔成世教之一事也

論脩正儀禮之書

答李季章

此段謂儀禮一書有助世教

累年欲脩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即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滚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為憸人舞

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

論儀禮附記之義

答潘恭叔

此段謂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作一書乃可觀

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葢免得拆碎記文本篇如要逐段參照即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即云記某第幾篇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於檢閱）禮記即云當

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為一書周禮即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為門自為一書如此即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

分為五類先儒未有此說第一類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禮第二類即國家之大制度第三類乃禮樂之說

第四類皆論學之精語第五類論學之粗者也大戴禮亦可依此分之

孝經類

論孝經疑誤之多

大全文淳熙丙午八月

此段謂前輩讀書精審疑皆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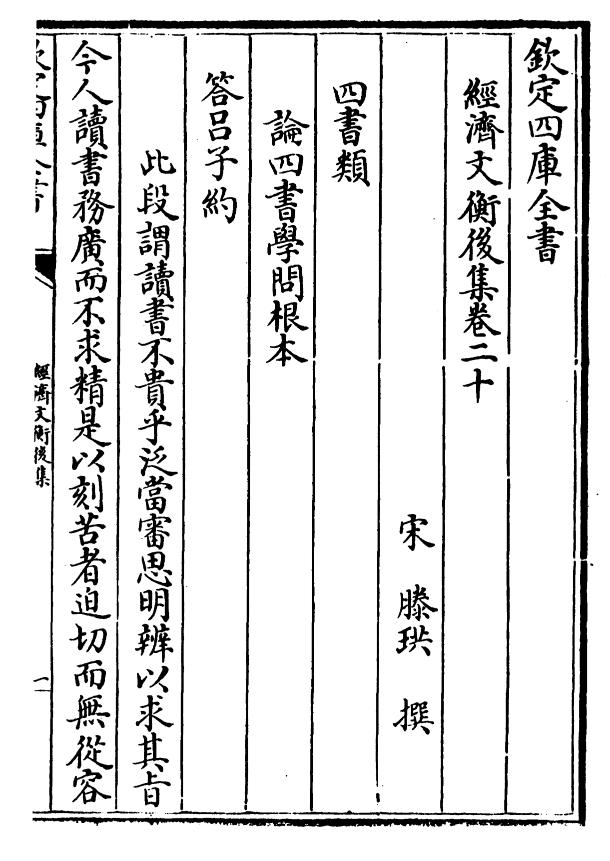
某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

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

孔叢子亦偽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于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為之

也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記之繆匡衡傳注中顔氏已辨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爲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

經濟文衡後集卷十九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

宋 滕珙 撰

四書類

論四書學問根本

答呂子約

此段謂讀書不貴乎泛當審思明辨以求其旨

令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

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孟子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也

論四書先後之序

大學童句

此段謂學者當以大學為先而論孟次之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類

論大學教人之法

大學章句序

此篇謂大學教人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葢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

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已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彛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

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于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

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葢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

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旨粲然復明于世雖以某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

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類

中庸首章說

大全文

此篇謂中庸之道不可須臾離而其要在於謹

獨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天命之謂性渾然全體無所不該也率性之謂道大化

流行各有條貫也脩道之謂教克已復禮日用工夫也知全體然後條貫可尋而工夫有序然求所以知之又在日用工夫下學上達而已矣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何也曰率性之謂道則無時而非道亦無適而非道如之何而可須臾離也不可須臾而離則隱微顯著未嘗有異所以必謹其獨也然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葢獨者致

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天命之性渾然而已以其體而言之則曰中以其用而言之則曰和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故曰大本和者化育之所以行也故曰達道此天命之全也人之所受蓋亦莫非此理之全喜怒哀樂未發是則所謂中也發而莫不中節是則所謂和也然人為物

誘而不能自定則大本有所不立發而或不中節則達道有所不行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其在我者或幾乎熄矣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其體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敬以直内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慎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

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其不外是矣

論中庸首章之指

答呂伯恭

此段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此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切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

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為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

論天命謂性之説

答胡廣仲

此段謂言性只以仁義禮智四者言之最為的當

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

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

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為倒說而反謂仁義因君臣父子而得名豈不謬哉

論脩道謂教之說

答東萊

此段謂修道之謂教與自明誠謂之教則一以脩道之謂教為設教此固有諸儒之說以程子之言為此而設教則恐微有牽合之獘大抵諸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葢或有先後得失

之殊或是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強牽合爲一說也脩道之謂教疑只與自明誠謂之教皆同言由教而入者也

論道不可離之說

答胡季隨

此段謂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乃是無時無處不下工夫

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

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覩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有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于無聲視于無形非謂所聞見處却可闊畧而特地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又要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故於全體工夫之中說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畧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中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

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

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

章所謂内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

說者多是不察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

恐懼不覩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復更說不行前後

只是麄𪮷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

論不睹不聞之說

答南軒

此段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是結上文可離非道之意

不睹不聞等字如此剖析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謂不睹不聞所謂隱微所謂謹獨三段都無分別却似重復冗長須似某說方見得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大綱說結上文可離非道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就此不睹不聞之中提起善惡之幾而言故君子慎其獨葢其文勢有表裏賓主之異須畧分別意思方覺分

明無重復處耳

論君子謹獨之義

答南軒

此段謂欲謹獨者合不聞不睹言之

中庸謹獨處誠覺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如此

近欲只改求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

之睹不聞之聞也比舊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為分明也

更乞下數語如何

論喜怒未發已發之義

答南軒

此段謂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謂之和情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子思之為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歟

論中庸中和之義

答東萊問龜山中庸

此段謂中為大本之體和為達道之用

聖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為一矣故伊川先生曰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之際識得一二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

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

論致中和天地位之義

答胡季隨

此段謂致中和天地位皆自吾一念之間培植

推廣真實效驗處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非常之變

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

輔相正直輔翼無一念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

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

論哀公問政及費隱二說

答南軒

此段謂引家語只是要見哀公問政至擇善固

執處只是一時之語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為卑近不足留意便以明道先生為法竊

恐力量見識不到他地位其為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且不知此章既不以家語為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為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之得耶一槩如此立論深恐終啟學者好高自大之弊其他如首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畧已脩改然必謂兩字全然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體用一源矣

經濟文衡後集卷二十